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書

農

(上)

王禎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書

農

(上)

撰 積 王

書 叢 本 基 學 國

書

農

(中)

撰 禎 王

書 叢 本 基 學 國

書

農

(下)

撰 積 王

書 叢 本 基 學 國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總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農書
三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

撰者

王

禎

發行人

王

五

印刷所

商務

上海河南路
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

上海及各埠
印書館

*E七四〇

張

六

通

四庫全書農書提要

農書二十二卷。永樂大典本。元王禎撰。禎字伯善，東平人。官豐城縣尹。文淵閣書目曰：王禎農書一部十冊。讀書敏求記曰：農桑通訣六，穀譜四，農器圖譜十二，總名曰農書。永樂大典所載併爲八卷，割裂綴合，已非其舊。今依原序條目，以類區分，編爲二十二卷。其書典贍而有法，蓋賈思勰齊民要術之流。圖譜中所載水器，尤於實用有裨。又每圖之末，必系以銘贊詩賦，亦風雅可誦。今外間所有王禎農務集，卽從是書摘抄者也。唐中和節所進農書，世無傳本。宋人農書，惟陳旉所作存。元人農書，存於今者三本：農桑輯要、農桑衣食撮要二書，一辨物產，一明時令，皆取其通俗易行。惟禎此書，引據賅洽，文章爾雅，繪畫亦皆工緻，可謂華實兼資。明人刊本舛訛漏落，疑誤宏多。諸圖尤失其真。永樂大典所載，猶元時舊本。今據以繕寫校勘，以還其舊觀焉。

農書原序

農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飢。一女不織。或授之寒。古先聖哲。敬民事也。首重農。其教民耕織。種植畜養。至纖至悉。禎不揆愚陋。搜輯舊聞。爲集三十有七。爲目二百有七十。嗚呼。備矣。躬任民事者。儻有取於斯與。皇慶癸丑三月望日。東魯王禎書。

農書卷一

農桑通訣一

元王禎撰

農事起本

神農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媯氏之女。爲少典妃。感神龍而生神農。人身牛首。長於姜水。因以爲姓。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名官。斲木爲耜。揉木爲耨。耨之用。以教萬人。始教耕。故號神農氏。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遂耕而種之。白虎通云。古之人民。皆食禽獸肉。至於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制耨耜。教民農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謂之神農。典語云。神農嘗草別穀。烝民粒食。後世至今。賴之。凡人以食爲天者。可不知所本耶。農丈人一星。在斗西南。老農主稼穡也。與箕宿邊杵星相近。蓋人事作乎下。天道應乎上。農星其殆始於此也。

后稷名棄。其母有邠氏女。曰姜嫄。爲帝嚳元妃。姜嫄出野。見巨人跡。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屆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牛羊腓字之。棄之平林。會伐平林。遷之。棄渠中冰上。鳥覆翼之。姜嫄以爲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爲兒時。如巨人之志。其遊戲好種植麻麥。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

者稼穡之民皆法之。帝堯聞之，舉爲農師。帝舜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粒我烝民，莫匪爾極。」帝命率育，奄有下國，俾民稼穡。爾風七月之詩：「陳王業之艱難，蓋周家以農事開國，實祖於后稷，所謂配天社而祭者，皆後世仰其功德，尊之之禮，實萬世不廢之典也。」

牛耕起本

嘗聞古之耕者，用耒耜以二耜爲耦而耕，皆人力也。三代以來，牛但奉祭享賓，駕車犒師而已，未及於耕也。至春秋之間，始有牛耕犁用。山海經曰：「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是也。」故孔子有「犁牛之言」，而弟子冉耕字伯牛。禮記呂氏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其例見於此。後世因之，皆賴其力。然牛之有功於世，反不如貓虎列於蜡祭典禮，實有闕也。嘗考之牛之有星，在二十八宿丑位，其來著矣。謂牛生於丑，宜以是月致祭牛宿，及令各加蔬豆養牛，以備春耕，讀書爲定式，以示重本。

蠶事起本

黃帝少典之子，姓公孫，名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聰明。神農氏衰，諸侯相侵伐，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爲最暴，乃徵師殺蚩尤，垂衣裳而天下治。易繫曰：「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按黃帝元妃西陵氏，始蠶蠶事，月大火而浴種，夫人副棹而躬桑，乃獻繭稱絲，織紉之功，因之。唐織以供郊廟之服，所謂黃

帝垂衣裳而天下治。蓋由此也。然黃帝始置宮室。后妃乃得育蠶。是爲起本。西陵氏曰嫫祖。爲黃帝元妃。淮南王蠶經云。西陵氏勸蠶稼。親蠶始此。皇圖要覽云。伏羲化蠶。西陵氏養蠶。禮記月令季春后妃齋戒。享先蠶而躬桑。以勸蠶事。周禮天官內宰中春詔后帥內外命婦始祭蠶於北郊。蠶于北郊以純陰也。上古有蠶叢帝。無文可考。蓋古者蠶祭皆無主名。至後周壇祭先蠶以黃帝元妃西陵氏爲始。是爲先蠶。歷代因之。嘗謂天駟爲蠶精。元妃西陵氏始蠶實爲要典。若夫漢祭苑窳婦人。寓氏公主。蜀有蠶女馬頭娘。又有謂三姑爲蠶母者。此皆後世之溢典也。然古今所傳立像而祭。不可遺闕。故併附之。夫蠶之有功於人。萬世永賴。注於祀典。以示報本後之蒙衣被之德者。其可不知所本耶。嘗撰蠶事祭文二篇。以爲祈報之禮。其文見農器譜。

授時篇第一 按授時圖見後農器圖譜

授時之說始於堯典。自古有天文之官。重黎以上其詳不可得聞。堯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考四方之正星。定四時之仲月。以南方朱鳥七星之中殷仲春。則厥民析而東作之事起矣。以東方大火房星之中正仲夏。則厥民喁而南訛之事興矣。以西方虛星之中殷仲秋。則厥民夷而西成之事舉矣。以北方昴星之中正仲冬。則厥民隩而溯易之事定矣。然所謂歷象之法。猶未詳也。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說者以爲天文器。後世言天文之家如洛下閎。鮮于妄人輩述其遺制營之度之。而作渾天儀。歷家推步無越此器。

然而未有圖也。蓋二十八宿，周天之度，十二辰，日月之會，二十四氣之推移，七十二候之遷變，如環之循，如輪之轉。農桑之節，以此占之。四時各有其務，十二月各有其宜。先時而種，則失之太早而不生；後時而栽，則失之太晚而不成。故曰：雖有智者，不能多種；而春收農書，天時之宜篇云：萬物因時授氣，因氣發生。時至氣至，生理因之。今人雷同以正月爲始春，四月爲始夏，不知陰陽有消長，氣候有盈縮，冒昧以作事，其克有成者，幸而已矣。此圖之作，以交立春節爲正月，交立夏節爲四月，交立秋節爲七月，交立冬節爲十月。農事早晚，各疏於每月之下。星辰干支，別爲圓圖，使可運轉。北斗旋於中以爲準，則每歲立春，斗柄建於寅方，日月會於營室，東井昏見於午，建星晨正於南。由此以往，積十日而爲旬，積三旬而爲月，積三月而爲時，積四時而成歲。一歲之中，月建相次，周而復始，氣候推遷，與日歷相爲體用，所以授民時而節農事，卽謂用天之道也。夫授時歷，每歲一新，授時圖常行不易，非歷無以起圖，非圖無以行歷，表裏相參，轉運無停。渾天之儀，粲然具在是矣。然按月授時，特取天地南北之中氣，作標準以示中道，非膠柱鼓瑟之謂。若夫遠近寒暖之漸殊，正閏常變之或異，又當推測晷度，斟酌先後，庶幾人與天合，物乘風至，則生養之節，不至差謬。此又圖之體用餘致也，不可不知。務農之家，當家置一本，考歷推圖，以定種栽，如指諸掌。故亦名曰授時指掌活法之圖。按圖見後農器圖諸。

周禮遂人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教之稼穡凡治野以土宜教土宜教。今去古已遠疆野散闊在上者可不稽諸古而驗於今而以教之民哉。夫封畛之別地勢遼絕其間物產所宜者亦往往而異焉。何則風行地上各有方位。東方谷風·東南方清明風·南方凱風·西南方涼風·西方閭闔風·西北方不周風·北方廣莫風·東北方飂風。土性所宜因隨氣化所以遠近彼此之間風土各有別也。自黃帝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至帝嚳創制九州統領萬國堯遭洪水天下分絕使禹治之水土既平舜分爲十二州尋復爲九州禹既平水可事種藝乃命棄曰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是水平之後始播百穀者稷也。孟子謂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謂之教民意者不止教以耕耘播種而已其亦因九州之別土性之異視其土宜而教之歟。今按禹貢冀州厥土惟白壤厥田惟中。兗州厥土黑墳厥田惟中下。青州厥土白墳厥田惟上下。徐州厥土赤埴墳厥田惟上中。揚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梁州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雍州厥土黃壤厥田惟上上。由是觀之九州之內田各有等土各有產山川阻隔風氣不同凡物之種各有所宜故宜於冀兗者不可以青徐論宜於荆揚者不可以雍豫擬此聖人所謂分地之利者也。農書云穀之爲品不一風土各有所宜。周禮職方氏云揚州其穀宜稻荊州其穀宜稻豫州其穀宜五種。黍稷菽麥稻。青州其穀宜稻麥兗州其穀宜四種。黍稷麥稻。雍州其穀宜黍稷幽州其穀宜三種。黍稷麥稻。冀州其穀宜黍稷并州其穀宜五種。雖徐梁闕所紀載而九州風土之宜其大概可見矣。書序稱九州之志謂之九邱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

宜皆聚此書。孔子述職方以除九邱。蓋謂此也。此言九州之域。種藝之法也。今國家區宇之大。人民之衆。際所覆載。皆爲所有。非九州所能限也。嘗以大體考之。天下地土。南北高下相半。且以江淮南北論之。江淮以北。高田平曠。所種宜黍稷等稼。江淮以南。下土塗泥。所種宜稻秫。又南北漸遠。寒暖殊別。故所種早晚不同。惟東西寒暖稍平。所種雜錯。然亦有南北高下之殊。其約論如此。然又以十二州十二分野。土壤名物論之不無少異。所謂十二分野。上應二十八宿。各有度數。

州郡度數。臧次云。角亢氐。鄭兗州東郡入角一度。東平任城。山陰入角六度。濟北陳留入亢五度。濟陰入氐一度。東平入氐七度。泰山入角十二度。房心宋。豫州潁川入房一度。汝南入房二度。沛郡入房四度。梁國入房五度。淮陽入心一度。魯國入心三度。楚國入心四度。尾箕。燕幽州涼州入箕中十度。上谷入尾一度。滌陽入尾三度。右北平入尾七度。西河上郡北地遼西東入尾十度。涿郡入尾十六度。渤海入箕一度。樂浪入箕三度。元菟入箕六度。廣陽入箕九度。斗牽牛須女吳越揚州九江入斗一度。應江入斗六度。豫章入斗十度。丹陽入斗十六度。會稽入牛一度。臨淮入牛四度。廣陵入牛八度。泗水入女一度。六安入女六度。虛危。齊青州齊國入虛六度。北海入虛九度。濟南入危一度。樂安入危四度。東萊入危九度。平原入危十一度。菑州入危十四度。營室東壁。衛并州安定入營室一度。天水入營室八度。隴西入營室四度。酒泉入營室十一度。張掖入營室十二度。武威入東壁四度。武威入東壁六度。燉煌入東壁八度。奎婁胃。魯徐州東海入奎一度。琅邪入奎六度。高密入婁一度。金城入東壁四度。武威入東壁六度。昂畢。趙冀州魏郡入昂一度。鉅鹿入昂三度。常山入昂五度。廣平入昂七度。中山入昂八度。清河入昂九度。信都入畢三度。趙郡入畢八度。安平入畢四度。河間入畢十度。真定入畢十三度。贊皇。魏益州廣漢入箕一度。越巂入箕二度。蜀郡入參一度。犍爲入參三度。犍爲入參五度。巴蜀入參八度。漢中入參九度。益州入參七度。東井輿鬼。秦雍州雲中入東井一度。定襄入東井八度。鴈門入東井十六度。代郡入東井二十八度。太原入東井二十九度。上黨入輿鬼二度。柳七星張。周三輔安農入柳一度。河南入七星三度。河東入張一度。河內入張九度。襄軫。楚荊州南陽入翼六度。南郡入翼十度。江夏入翼十二度。零陵入軫十一度。桂陽入軫六度。武陵入軫十度。長沙入軫十六度。其土產名物。各有證驗。此天地覆載一定古今不可易者。蓋其土地之廣不外乎是。但所屬邊裔不無遼絕。若能自內而求外。由近而及遠。則土產之物。皆可推而知之矣。大抵風土之說。總而言之。則方域之大。多有不同。詳

而言之雖一州之域亦有五土之分似無多異周禮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邱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十二分野之土各有所宜辨其名謂白壤黑墳之類辨其物謂所生之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育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遂以教民春耕秋種然稼穡樹藝又有周禮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土相其宜以爲之種凡糞種駢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澗用狌胡官反勃壤用狐埴墪用豕彊呼覽切墾堅也用蕢扶云切輕肥也墾孚照切用犬凡所以糞種者皆謂煮取汁也此謂占地形色爲之種者一取牛羊等汁以溲種而化之使美則得其宜矣若今之善農者審方域田壤之異以分其類參土分土會之法以辨其種如此可不失種土之宜而能盡稼穡之利是圖之成非獨使民視爲訓則抑亦望當世之在民上者按圖考傳隨地所在悉知風土所別種藝所宜雖萬里而遙四海之廣舉在目前如指掌上庶乎得天下農種之總要國家教民之先務此圖之所以作也幸試覽之

孝弟力田篇第三

孝弟力田古人曷爲而並言也孝弟爲立身之本力田爲養身之本二者可以相資而不可以相離也蓋自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莫不有是理亦莫不有是氣愛之理爲仁宜之理爲義自其仁而用之親親爲孝自其義而用之長長爲悌皆其得於良知良能之素人人之所同也特其氣稟有清濁之異其清者爲士

而濁者爲農。爲工爲商。士以明其仁義。農以贍其衣食。工以制其器用。商以通其貨賄。此四民者。皆天之所設。以相資焉者。聖人樹其法度。制其品節。以教而養之。使天下之人。莫不衣其衣而食其食。親其親而長其長。然其教之者。莫先於士。養之者。莫重於農。士之本在學。農之本在耕。是故士爲上。農次之。工商爲下。本末輕重。昭然可見。古者田有井。黨有庠。遂有序。家有塾。新穀旣入。子弟始入塾。距冬至四十五日而出。聚則行射飲。正齒位。讀教法。散則從事於耕。故天下無不學之農。詩曰。黍稷薿薿。攸介攸止。蒸我髦士。卽漢力田之科是已。帝舜聖人也。萬世而下。言孝莫加焉。而耕於歷山。伊尹之訓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而耕於莘野。其他如冀缺。沮桀。溺。荷蓀丈人之徒。皆以耕爲事。故天下亦少不耕之士。周官大司徒三歲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先孝友。卽漢孝悌之科是已。夫天下之務本。莫如士。其次莫如農。農者破蒲茅。飯糲糲。居蓬蒿。逐牛豕。戴星而出。帶月而歸。父耕而子饁。兄作而弟隨。公則奉租稅。給征役。私則養父母。育妻子。其餘則結親姻。交鄰里。有淳樸之風者。莫農若也。至於工逞技巧。商操贏餘。轉徙無常。其於終養之義。友于之情。必有所不逮。雖世所不可缺。而聖人不以加於農也。是以古者崇本抑末。其教民也。以孝弟爲先。其制刑也。亦以不孝不弟爲重。加意於立身之本。如此。當其生也。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及其死也。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槨。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裘。加意於養生之本。又如此。于斯時也。家給人足。上下有序。親疎有禮。未作之流。亦鮮矣。又安有游

惰者哉。至于瘠齔跛躄斷者侏儒。各以其器食之。彼廢疾之人。猶有所事而後食。況於手足耳目無故者哉。漢代去古未遠。立爲孝弟力田之科。高帝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惠帝雖稍弛商賈之禁。然猶市井子孫不得爲官仕。皆所以崇本而抑末也。至文帝時。風俗之靡。公私之匱。賈誼尙以爲言。帝感其說。乃耕藉田。嘗詔曰。孝弟天下之大順也。其遺詔者勞賜。又詔曰。力田民生之本也。其賜力田帛三匹。而以戶口率置力田。常員各率其意以導民焉。唐太宗亦詔民有見業農者不得轉爲工賈。工賈舍見業而力田者免其調。夫未作之民。尙有益於世用。古人且若是抑之。而況世降俗末。又有出於未作之外者。舍其人倫。惰其身體。衣食之費。反侈於齊民。以有限之物。供無益之人。上之人不惟不抑之。反從而崇之。何哉。且一夫不耕。民有饑者。一女不蠶。民有寒者。乃若一夫耕。衆人坐而食之。欲民之無饑。不可得也。一女蠶。衆人坐而衣之。欲民之無寒。不可得也。饑寒切於身體。其所以仰事俯畜。養生送死者。皆無所資。欲其孝弟不可得也。故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豈不信乎。農夫受饑寒之苦。見游惰之樂。反從而羨之。甚至去隴畝。棄耒耜而趨之。是民之害也。又豈特逐末而已哉。夫孝弟者。本性之所固有。力田者。本業之所當爲。民失其業。且失其性者。豈其本然哉。直徇於流俗。惑於他歧。以至是耳。今國家累降詔條。如有勤務農桑。增置家業。孝友之人。從本社舉之。司縣察之。以聞於上司。歲終則稽其事。或有游惰之人。亦從本社訓之。不聽。則以聞於官而別徵其役。此深得古先聖人化民成俗之意。使有職於牧民者悉